

收回英租界

武汉市装卸五站创作组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收回英租界

武汉市装卸五站创作组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武汉

收回英租界

武汉市装卸五站创作组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汉解放大道392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汉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2}$ · $1\frac{11}{16}$ 印张 · 33,000字

1959年8月第1版

195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100

统一书号: T10106·345

定 价 (5) 0.12 元

內容提要

反映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，武漢工人在黨的領導下，如何團結起來，反對英帝國主義在政治上、經濟上、文化上對我國全面的侵略和干涉，最後終於收回英租界。

全劇歌頌了黨的偉大，贊揚了工人階級堅強無比的力量；同時也揭露和諷刺了侵略者和反動軍閥的殘暴和愚蠢。

人物:

陈同志——男，35岁，武汉市总工会负责人。

唐师傅——男，40岁，共产党员，地下工作者，打扁担箍的手工工人。

丁 坚——男，23岁，共产党员，散码头工人。

望 伢——男，20岁，共产党员，散码头工人。

張中秋——男，27岁，散码头工人。

胡春生——男，19岁，散码头工人。

丁 父——男，53岁，丁坚的父亲，码头工人。

丁 母——女，50岁，丁坚的母亲。

楊春姑——女，20岁，烟厂女工。

楊 父——男，50岁，散码头工人，春姑的父亲。

胡 父——男，45岁，散码头工人，春生的父亲。

領 事——男，50多岁，英国人，英国領事館总領事。

代 办——男，40多岁，英国人，英租界內的洋保証。

黃 云——男，40多岁，中国人，英租界的包打听。

秘 書——女，30多岁，英国人，英領事館秘書。

代 表——男，35岁，吳佩孚的軍事代表。

01 号——男，30多岁，英国人，巡捕头。

巡 捕——甲、乙、丙若干，中国人，英租界巡捕。

水 軍——若干人，英国人。

吳佩孚軍士兵数人。

男女群众若干人，有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市民、糾察。

第一場

時間：1926年秋天。

地点：汉口英租界太古碼頭江邊。

〔幕後合唱。〕

重重壓迫，苦向誰訴？
飢寒交迫，生活发愁，
日守沙灘，夜伴孤洲，
流血流汗，做馬做牛。

〔在合唱尾聲中，幕徐徐啟。一陣抬貨的號子聲……楊父和丁父將抬的鐵夾花歇下，楊父攔住了丁堅、望伢。〕

楊 父：（唱）你爹跟你說的話，
你們不聽沒有法。
巡捕要是聽見了，
今天又要把錢罰。

丁 堅：楊大叔！你家說的么事呀？

楊 父：你爹才跟你說的話就忘記了？你的號子証呢？

丁 堅：過了期被英國人收去了！

楊 父：收去了怎么不买新的呢？

丁 堅：沒有錢買！

楊 父：沒有錢買就不能打號子，伢。

望 伢：楊大叔！五百斤重的夾子花，抬着不打號子怎么走？

楊 父：伢！現在是人吃人的世界呀！你看丁大伯壓得冷汗

蘊淪，連吭都不敢吭一聲。

〔望伢看了丁父一眼。〕

望 伢：他媽的！要由我的火性哪……

楊 父：望伢！你的火性！我的心里象火焰山！伢，由不得自己性情。（嚴肅地）今天是01號當班，他是無事找事的人，我們要小心謹慎。

丁 父：（有氣無力地）望伢！听大叔的話伢！

丁 堅：（向丁父）爹！你家抬不得多坐一下，我抬下去了轉來接你。走！望伢，我們去抬。

望 伢：走！

〔丁堅、望伢抬貨下。〕

楊 父：（向丁父）大哥！抬不得吧？

丁 父：我……（肚子餓得說不出話）

楊 父：唉！你是肚子餓了？（丁父點頭）我才吃飯時叫你吃點奶，你說你不餓。來來來！（從荷包里掏出錢來給丁父）拿去吃點么事再來。

丁 父：我借你的錢太多了。

楊 父：哎喲！講么事你的我的奶，度一天算一天，人是鉄飯是銅鈔，這大年紀不吃怎麼做得呢？快去吃！（推丁父下。）

〔春生奔着扁担和胡父上，楊父盯着春生下。〕

胡 父：楊大伯，這個地點歇不得呀！

楊 父：我曉得，丁堅的爹吃东西去了，馬上就來的。

胡 父：來，我來跟你抬。

楊 父：不，難為你。

胡 父：这有这么关系呢？亲帮亲，邻帮邻，世上穷人帮穷人。
来，还是我来跟你抬。

楊 父：不，謝謝你的好意，他就来。哎，我問你，剛才那个夯扁担的小伙子是哪个呀？

胡 父：是我的大伢春生。

楊 父：是春生哪！（唱）

常言道碼頭做上岸，

不卖油条就討飯。

么事不叫伢去干，

不該往这鼓里鑽！

胡 父：（唱）八口人望着我一条扁担，

掙来吃的掙来穿，

肩膀当成大路走，

一日难得吃两餐，

伢們好象嚙口燕，

我这是火燒眉毛顧眼前。

楊 父：唉！么世界喲！春生下河去了，你快点去，今天是
01号值班，恐怕出事。

胡 父：你也小心罗。（下）

楊 父：我曉得的！（唱）

英国强盜心眼坏，

鴉片烟运到中国来，

清廷无用讓租界，

害得百姓头难抬，

走路要拿錢来买，

大声說話也受制裁，
中國人是他們的下飯菜，
啞巴吃黃連有口難開，
窮人性命如草芥，
受盡了侮辱令人傷懷！
但願老天睜開眼，（加重語氣）
現出窮人的青天來！
有朝赶走英國鬼，
才曉得窮老子我的厲害！

丁老头怎么还没有来呢？（向后望了一望，坐在貨上。）

〔01号快臂棒上，打了楊父一棒。

01 号：他媽的！快搬！快搬！（楊父見是01号，就把扁担杵在肩
上轉身望丁父，被两个喝醉了酒的英國水兵逗打時撞倒，扁担打
在01号头上）他媽的！（反手一棒將楊父的头打破。英國水兵大
笑而下。01号又接連打了楊父几棒）

楊 父：哎喲！（抱着头跑）

01 号：（追了一圈）哈罗！拦住，拦住！（巡捕5号、6号攔住
楊父，01号追上棒打脚踢）

楊 父：（被打急反抗）老子要命做皇帝！（用扁担打01号，被01号打
倒在地）你打，你打！有人会跟你算帳！（声气漸微……）

〔丁坚、望保和群众由江边轉来，忙抱起楊父，丁父也上。

丁 坚：楊大叔，楊大叔！

楊 父：（睜开眼睛慘痛地）丁坚，我是01号打死的，你們要替
我报仇。……

丁 父：楊大叔，你……

楊 父：老兄弟！我不行了，只是你那苦命的侄女春姑，只当是你养的，你要照顧她，我……（死去）

望 伢：老子跟他拚了！（去抓01号，被丁坚拉住。01号想走，被丁坚拦住）

丁 坚：你往哪里走？

01 号：（見難脫身，向天打了一槍，威脅地）沒你的事，干活去！誰要胡鬧就尝尝槍的滋味。老實跟你講，船今晚上一定要開往英國，耽誤了時間叫你們一個也活不了！

丁 坚：兄弟們！英帝國主義多少年來殺了我們成千上萬的同胞，今天打死楊大叔，明天就會打死我們！還把我們的工業原料大批運回英國，這種活我們做不做呀？

望 伢：我們不做！

群 眾：不做！

丁 坚：對！不做！我們要為死者報仇，抓囚手打官司去！

群 眾：抓01号打官司！（眾抓01号。）

〔01号准备逃跑，代办帶黃云和巡捕上，黃云朝天打了一槍。

巡 捕：（逃竄處站到，槍口對着群眾）不准動！

黃 云：不要鬧！有什麼事談得清楚。

〔群眾引春姑上，春姑見楊父尸扑上去。

楊春姑：爹呀！（撫尸痛哭）

代 办：不用吵，有事做完活再說，我們大英帝國是最文明最講理的国家。

丁 坚：真文明！（唱）

講道理，最文明，
文明作事狗不聞！

楊春姑：（唱）租界黑暗如地獄，
巡捕勝似活閻君，
我爹无故被打死，
快交凶手把理評。

望 併：交凶手打官司去！

群 众：要凶手打官司！

代 办：（唱）凶手虽然要懲办，
中国人沒有审問权，
英国人犯法自己管，
和你們中国人不相干，
速将尸首抬下去，
厚撫死者两相安。

大姑娘別哭了，我們把他抬去代你好好安葬。哈罗！把尸首抬到巡捕房去！

〔巡捕5号、6号准备抬尸，丁堅向群众卖眼色。〕

群 众：不准动！

丁 堅：你們还想象从前那样打死了人往巡捕房一抬，毀尸灭迹；今天人多眼多，不交凶手办不到，你再莫想滑过去。

〔巡捕想抓丁堅，黄云摇头示意：工人太多，恐引起暴动。〕

黄 云：丁老弟！古話云：“識时务者为俊杰。”为了人家的閑是閑非閑到自己头上就划不着！你老弟是聰明人，响鼓不用重捶，是别个我不得关照啊！

丁 堅：好！黄先生！謝謝你的盛情！只是我是中国人，出卖祖宗当洋人的哈吧狗我做不到，这官司非打不可！

代 办：好！你要打官司請去告吧！要凶手請你們中国政府

来交涉。对不起，我們少陪了。（准备走）

望 伢：不准走！要走把囚手留下来！

群 众：留下囚手来！（望伢、群众拥上去，被巡捕用枪拦住）

巡 捕：不许动！誰来就打死誰！（保持着办下）

楊春姑：（又痛哭）爹，你死得好惨啊！

〔群众俱为悲痛。〕

丁 父：春姑，不要哭了！未必我們穷人的眼泪还没有流干？

楊春姑：丁大伯！我爹死得惨哪！我又无亲少戚，你老人家
要替我作主。丁大哥！我爹就这样白白的叫他打死嗎？

望 伢：那么办？

丁 坚：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告他去！

丁 父：到哪里去告？

丁 坚：到衙門里去告。

胡 父：莫白费力气，你告得进？

群 众：么样告不进？

胡 父：洋人放个屁，他們硬当圣旨。

丁 父：如今是“衙門朝南开，有理无錢莫进来”，告得进也要
錢啦！

望 伢：他媽的，人被打死了連伸冤的地方都沒有。

楊春姑：（异常悲痛地喊）丁大伯！叔叔哥哥們！我爹就这样白
白被他們打死了嗎？（群众落泪不語）他死了也不得閉眼
啦！爹……

〔唐师傅提藤篮从旁边挤上。〕

群 众：老子們跟他拚了！（激动起来）

唐师傅：我是个手艺人，我看見楊老头死得惨，想插几句嘴，

不曉得行不行？

〔群众对唐师傅点头。〕

胡 父：我們都是在一起混了十几年的穷朋友，你来出个主意不更好？

唐师傅：我說哪！“心慌不能吃热粥”，你們要硬拚，人家有的是枪，你們一个人有几个脑袋？

群 众：那怎么办呢？未必算了？

唐师傅：不能算，英国人不是想毀尸灭迹嗎？

群 众：是呀！

唐师傅：你們不讓他毀尸灭迹是为什么？

丁 坚：（思索）对，我們把楊大伯的尸首抬着去告！

丁 父：这个办法好，打鉄要趁热，快些走！

唐师傅：慢点！一个巴掌拍不响，独木不能成林！不然……

群 众：有福同享，有禍同当！我們大家都去！去！

胡 父：走！我們都去！（望係、春姑抬楊父尸下，众随下）

丁 坚：唐师傅，要是軍閥不支持我們又怎么办？

唐师傅：他們不准不要紧，我們把这件事造成輿論，求得各界支援，发动群众罢工！看他受得了？

丁 坚：对，我們行动起来！（唐师傅对丁坚耳語，丁坚点头）

——幕落

第 二 場

时 間：1926年8月中旬的一天（前場的第二天）

地 点：汉口英国总領事館。

布景：英領事辦公室。從正面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沿江碼頭。左側擺有一張英國式的辦公桌，桌上有電話機；正中擺有西式茶几、靠椅；右側放有沙發。右側下場的門即辦公室的門，上場門的前台角是通向英領事臥室的甬道。

〔幕啟：沉寂片刻，代辦拿着一份電報急上，一看無人。〕

代辦：秘書……（連喊數聲，秘書應聲上）領事先生呢？

秘書：昨天他的心臟病又發了，直到今天清晨，他才入睡。現在還未起床。

代辦：請你把他叫醒，我有急事！

秘書：代辦先生，醫生吩咐過，不能惊醒他。請你等一會。

代辦：親愛的，你聽我說……（電話鈴響，代辦接電話）哈羅！你哪里？……啊，英美煙廠！什麼？罷工？為什麼？……為打死楊興發事件？豈有此理！這與他們什麼相干？命令他們馬上復工！（放下電話）哼！打死了一個活夠了的老頭子，值得這樣大驚小怪？

秘書：我看這未免有些小題大做了？

代辦：是呀，請你……（電話鈴又響，代辦接電話）哈羅！是呀！……喂，你說清楚點，听不見……煙草公司罷工？……你們是幹什麼的？真是飯桶！必須再加大壓力，強迫他們復工！否則你們負責賠償損失！你們聽見了嗎？（將電話筒重重地往機上一丟）現在問題越來越糟了，碼頭工人罷工的火苗，在其他工廠也燃起來了。

秘書：不僅是燃起來了，看樣子大有熊熊烈火之趨勢哩！

（電話鈴又響，代辦又去接電話）

代辦：哈羅！……領事還未起床……有急事？我是代辦，你

談吧！……喂？平和打包廠？怎麼樣？……不願將運往英國的原料打包？全體工人罷工？……必須立即制止這種粗暴行為，聽見了嗎？……沒有辦法？沒有辦法也要想辦法！你們施過壓力用過金錢嗎？……都用過？沒有人願意復工？……現在罷工的地方越來越多了，對我們很不利，你們趕快派包探、中國巡捕集中力量對付各個工廠的復工問題，一定要復工！（又丟下接話筒）秘書，現在的情況越來越不利了，如果繼續下去，不會比“二七”罷工的浪潮低些，你快把領事請來共圖大事！

秘書：（想了一下）好吧！（下）

代辦：（踱來踱去，十分煩躁，遠望沿江碼頭死氣沉沉，正欲坐下，電話鈴又響，他想去接，又怕是不吉之兆，電話鈴響得更厲害，等他去接電話鈴又不響了。如此反復三次，他干脆躺在沙發上不接了，但少停又忍不住去接）哈羅！是關於復工的問題嗎？談得怎樣了？……啊？！您是吳大師的軍事代表！您好！……您連打三次沒有人接？可能是電話機出了毛病吧？……要拜會領事？好，您馬上來吧，我們等着您！再會！（放下電話筒，走向領事臥室，電話鈴又響了，轉身接電話）哈羅！誰？黃雲，復工的問題？……要答應條件？什麼條件？你說慢一點！……怎麼？要我們接受了碼頭工人的條件才肯復工？……我們的原則是：不接受任何條件也要他們復工！……辦不到？那你就得想辦法！——想不出辦法？那麼嚴重後果就該你負！……負不起也得負！別羅嗦了！（放下電話筒）唉！一個個都是飯桶！飯桶！

〔秘書扶領事上。〕

領事：誰是飯桶？亲爱的代办！瞧你这付狼狽象，真有失大英帝国的威严！（咳嗽，坐沙发上）

代办：請原諒我的粗魯，扰乱了您安静的养病。

領事：对我个人没有什么，我在中国待了十几年，心脏反复异常，早已习以为常了，不过这几年来似乎比以前要严重些。

秘書：嗯，可能是为了供应軍火的关系。

代办：領事先生，这是公使拍来的电报。

領事：（接电报看，不安）軍火运到之时回国。原料明天必須离汉……（略思）目前处境很不利呀！

代办：是呀，自昨天打死楊老头，碼頭变成瘫痪；今天又有許多工厂相繼罢工，向我們提出抗議，簡直是“二七”罢工卷土重来！

領事：这些，秘書已对我講过了，亲爱的代办，現在的問題很严重呀！一是原料不能按时离汉，二是其他工厂的工潮会迅速发展，你对这要負完全的責任！如果碼頭上不复工的話。

代办：我是應該負某些責任，不过，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？（聳一聳肩）他們一直堅持：不答应条件，决不复工。

領事：非常遺憾，我有点健忘，請你把条件再說一說。

代办：領事先生，您請听：（唱）

昨天打死了楊老头，
风起云涌成逆流，
工人們要求严办凶手，
依法制裁押牢囚，

还要为死者来超度，
重金撫恤死者家屬，
租界里華人可以通行无阻，
英人不得干涉自由。
这些条件不接受，
罢工工潮会繼續，
原料不能离汉口，
軍火也不能上碼頭，
造成的损失无法挽救，
反英的怒吼不会結束。
这些实情向您訴，
望求領事先生設良謀。

領事：代办先生，你未免有点过于激动了吧？

代 办：我是感到自己責任重大，所以……

領事：所以就惧怕，是吧？先生，你太不沉着了！要知道
在中国待着不容易呀，沒有經驗不行哪！

代 办：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向您請教：您認為我剛才說的不
合适嗎？

領事：你的話也有可取之处，不过根据我历来的經驗判
断，这次工潮的形势絕非自发性的，其中頗有蹊蹺。

代 办：您是說有赤化分子？（电鈴响）

領事：亲爱的，大概是吳佩孚的軍事代表来了，你去請他
进来。

〔代办下，引軍事代表上。〕

代 表：您好，領事先生！（握手）